

码头文化 很黑很重庆

- 黑势力称兄道弟貌似“袍哥”复活
- 重庆学者称:拉帮结派很容易产生黑势力
- 快报记者重庆调查揭示黑社会滋生土壤

□快报记者 言科 | 重庆报道

重庆人性格火爆?
“重庆的草莽气还是很重的”

重庆人性格火爆是出了名的,当然,当地人更喜欢用“直爽”来形容。在重庆人自己总结的“十八怪”中,便有“三伏火锅迎人爱,公交车上擂台赛”的说法。“三伏火锅”指在夏天吃火锅,而且回忆文革期间,重庆爆发了国内罕见的斗武,枪支到处都是,坦克也开上了街。

重庆人的性格里有一种天生的逆反心理,和年龄没有太大关系,凡事喜欢较劲,天越热越爱吃火锅,而在公交车上擂台赛,指的在公交车因乘车起摩擦很多,当街互殴的事情很常见。”重庆出租车司机赵建告诉记者。

在赵建的记忆中,发生在路边街头的斗殴在九十年代中后期的重庆十分普遍,经常看见年轻人操着扁担当街开打,扁担都是顺手从棒棒手中夺来的,也不为什么大事,

赵建说:“近年的社会治安有了很大好转,但为了琐事当街动粗的事情还是不时出现在媒体上,而在青少年中,因打球、校园内发生摩擦而互殴的事情也很常见。”

去年11月,重庆市南岸区一家重庆师范大学教授莫怀戚最近刚出版了一本新书《重庆性格之白鲨码头》。书中也有那段历史的记述,文中的主人公“八师兄”受红卫兵之托去侦察,侦察目标就是一处保卫森严的研究院,那里有几挺“两联”和“四联”机关炮,在收了红卫兵10块钱的好处费后,“八师兄”谎报军情,这在当晚就引发了一次武斗,双方的主要武器就是步枪和机枪,武斗最终造成了很大的伤亡。

“在历史上,中国城市发展主要靠水路运输,你们南京、扬州,乃至重庆在近代的发展,都与较为发达的水路运输有很大的关系,水路运输在当时的高效率让通商成为了可能,而重庆则是一个很突出的代表。”

重庆工商大学讲师王巧萍认为,码头行帮产生的另一个原因是,船工流动在外,地域和乡土观念使得他们逐步走到了一起,以联络乡谊和扩大生意。

邓平介绍,行帮对内管控人帮的各经济单位的行为,如在货品价格上的统一,而对外,则着力于争取本帮派的地位。他认为这有其合理性:当时在码头上的,无论是船工,还是船老大,抑或是搬运工,都是劳苦大众,他们想要谋求自身的立足,或进一步的利益空间,在旧社会他们有着自己的道德规范和行事准则,我们不能以现在眼光来看待,也不能脱离了时代背景去苛求他们。”

史料记载,到了清乾隆年间,重庆便成了陕西、云南和贵州的水路交通中转站,而下游的湖北、江苏,乃至浙江和两广都是重庆可以水路连通的区域。

赵立业现在还记得自己十岁那年发生的一件事,两个分属不同船老大的船工,因为争风吃醋互殴,其中一人被当场打死。因为船帮也分上河(长江上游)、下河(长江下游)帮和小河(嘉陵江)帮,而这两名船工分属不同帮派,因此这两人的私事也演变成了两个帮派间的大事。

码头是一个停靠的节点,更是流通的中转。南来北往,什么人都有,“72岁赵立业老人是老重庆,在他的记忆里,永远都有着上个世纪鼎盛时期的重庆码头印象。”

重庆人的性格里有一个“火”字,重庆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邓平告诉记者,“火山、大火、大峡谷、大太阳,火气也大,都是急性子。”

在重庆人眼里,成都人悠闲得有点懒散,而这两个城市的互相都

将一部小说定名为《重庆性格》。

据史料记载,重庆1967年夏至1968年夏一年左右时间的武斗,见于官方记载的就有31次,动用枪、炮、坦克、炮船等军械兵器计24次,645人死亡。

重庆人在保留着全国为数不多的一座红卫兵墓,埋葬着那些在武斗中死去的人。”邓平说,有说法是武斗时一天能打倒一万发炮弹。

“拉帮结派容易产生黑势力”

事实上也是如此,早期的袍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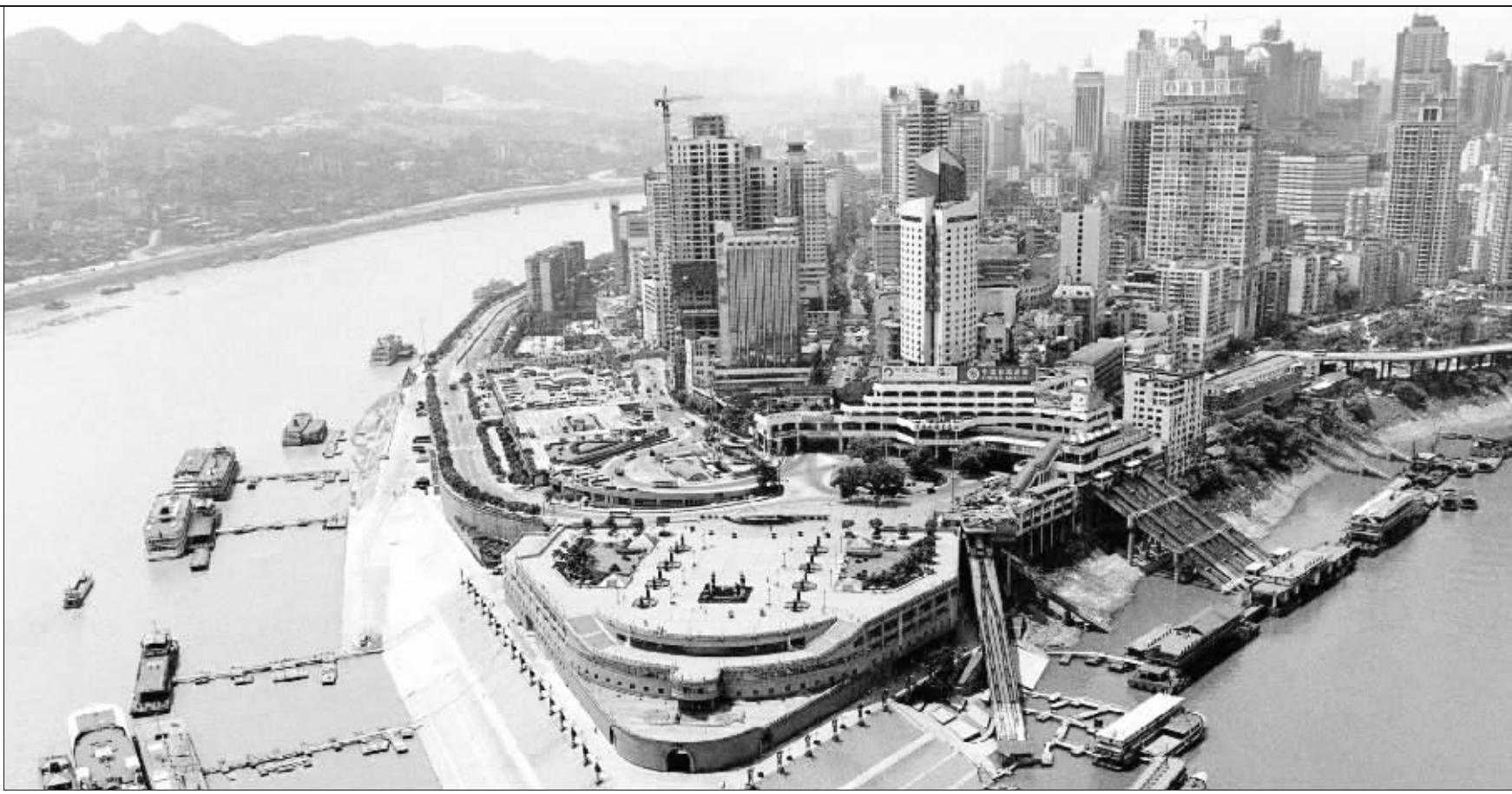
毫无疑问,袍哥组织有很明显

的封建色彩,和码头的行帮一样,袍哥组织起源于草根,面对权势,也是劳苦大众利益表达的一种方式,这个要辩证地看,这是一种势力组合的方式,一种解决冲突的方式。”重庆社科院研究员邓平说。

重庆社科院研究员邓平说:

“拉帮结派容易产生黑势力”

事实上也是如此,早期的袍哥



柒调查

■重庆观察

重庆打黑 越打越明白

10月26日,黎强涉黑案开庭审理;10月28日,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看望慰问打黑除恶一线干警,表示“打黑除恶”专项斗争,是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进行的,称重庆一定要把打黑除恶专项斗争进行到底;10月29日,重庆市政府举行打黑除恶新闻通气会,发布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情况。过去的一周,重庆打黑紧锣密鼓,继续深入。

而人们最关心的,莫过于薄熙来对才萍案何时能判,她因文强弟媳的身份、包养16名男宠的传闻而格外引人关注。之前有消息说,她会在10月31日即昨天被宣判,但事实证明这不是事实。钱锋院长给出的时间是下周二。

相比外地人,重庆当地媒体最期待的,则是陈亮亮案何时开审。陈亮亮与人合伙在重庆大世界酒店内开有夜总会,而大世界酒店就位于解放碑,解放碑相当于南京的新街口,为当地市民熟知。

重庆的黑有多严重?薄熙来在对政法干警的讲话中,透露出了端倪。他说,“就凭500多名在逃的杀人犯,1400多起未破的命案,900多起涉枪案,组织这一场专项斗争就完全必要。”

“打黑”无疑是重庆人近年来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。这也是重庆出租车司机最烦客人提及的词,因为几乎每个外地人上车都要和他们讨论这个问题。杨师傅“不幸”遇到了快报记者,他只得再次重申自己的看法:“怎么说呢,说实话对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影响不大,就我来说,他们没有正面骚扰过我。”

在最近的一媒体报道中,记者将袍哥组织导致的江湖传统,与当下的重庆打黑相连接,认为这个传统是滋生重庆黑社会的土壤。

对此,西南政法大学的高一飞教授持不同意见。袍哥组织,或者说袍哥传统中体现出的文化,实际上是宗法的文化,而宗法的文化的根源,则是儒家文化。”高一飞说。

从人数上来说,清的人数远大于浑的人数,但却是浑的这部分,成为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。”

在邓平眼中,他更愿意发崛码头文化的积极面。码头文化中,有着能体现重庆人精神积极的一面。

“袍哥”几岁长13岁加入袍哥会,他在回忆录中写道,袍哥的人要生存立足,势必要加入某个群体之中,有的是为了自保,有的则是积极参与的,而有的则是被蒙蔽的,不能一概而论。”

而邓平同时表示,码头文化不能完全等同于袍哥。码头文化有其糟粕的一面,烟馆和妓院都是其代表,但绝不是全部,码头文化有更丰富的内涵,比如说码头的文化、建筑文化、饮食文化等等,前面说到的火锅就是其中之一,我们讲文化,应当从正面去理解,因为文化是要传承的,糟粕就应当去除。”

而邓平同时表示,码头文化不能完全等同于袍哥。码头文化有其糟粕的一面,烟馆和妓院都是其代表,但绝不是全部,码头文化有更丰富的内涵,比如说码头的文化、建筑文化、饮食文化等等,前面说到的火锅就是其中之一,我们讲文化,应当从正面去理解,因为文化是要传承的,糟粕就应当去除。”

“高一飞更愿意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分析问题。”娱乐业在全国我估计都一个样,娱乐业如果涉及到黄赌毒,就基本上是在地下状态,而其就是在和警察玩猫捉耗子的游戏,如果想换得生存空间,这些行业的老板必然要寻求租力。”

“重庆之所以问题突出,是因为过多的、层级比较高的警界官员涉及其中,充当起了保护伞,在保护伞下黑势力才能无所顾忌地发展、扩张;而另一个方面的问题是因为司法系统腐败的查处不彻底,以前有一个警界官员因保护赌场被抓,居然没有查出其受贿问题,这在我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。”

“过去的一周,是从审理黎强涉黑案开始的——重庆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大量市民。”

黎强在此次庭审之前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满脸胡子的落魄模样,在周一的庭审中,他剃干了胡须,戴着一副黑框眼镜,颇有书卷气。这和他一贯的伪装相同,据说黎强平日里就喜欢以书卷气示人,装作儒商模态。

“高一飞说,在任何一个社会,因为人们很容易从这次重庆打黑中找到历史的影子,被打掉的岳村黑社会犯罪团伙有一套严密的内部规程,如‘三要两不要’、‘五条禁令’,还有就是‘三刀六洞’。”

因为岳村案尚未进入公开审理阶段,记者无法理解“三刀六洞”的准确意思。但在袍哥组织里,“三刀六洞”就是一条刑罚的帮规,所谓强奸嫂妹,三刀六洞。

而正在审理中的黎强涉黑案,公诉机关起诉其的一个罪名就是黎强设立“共创立公司”时,曾立下规矩:如公司董事因执行公司事务、执行董事会决议的行为被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或被拘留,则其他董事每人补助被追究者人民币200万元作为补偿。”这也被认为江湖向来如此。

“而这个观点,在众媒体对重庆打黑这一轮的报道中逐渐显现了出来,却在重庆当地引起了非议,受访的专家均表示难以接受这样一个判断。”

“什么叫江湖,江湖是相对殿堂而言的,是对主流文化不予理睬的、不讲是非和原则。”重庆师范大学教授莫怀戚说。

对于袍哥传统与黑社会的关系这个问题,莫怀戚的回答是:“重庆人义气用事,会拉帮结派,不顾法律与道义,容易产生黑势力,但不是黑社会。”

法律绝不会以被指控的犯罪嫌疑人的认罪与否作为判决的依据,因此在10月21日,重庆一中院和三中院分别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罪名,判处了杨天庆和刘钟永死刑。他们

打黑越打越明白。

快报记者 言科 报道